



人物

## 老懒李劫人重庆当厂长

□王雨



1933年元月，青草坝的长江岸边立着两个男人。一个是民生机器厂的厂长李劫人，一个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。天冷，穿老厚棉袄的他俩不停地哈气暖手、使劲跺脚。他俩身后是民生机器厂的厂区，下游是修船造船的巨大船坞。



李劫人(图片源自网络)

李劫人  
(1891.06 - 1962.12)

生于四川成都，祖籍湖北黄陂，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，也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法国文学翻译家，知名社会活动家、实业家。原名李家祥，常用笔名劫人、老懒、懒心、抄公、菱乐等。

1912年发表处女作《游园会》，1919年赴法国留学。23岁任《四川群报》主笔、编辑，《川报》总编辑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成都市副市长、四川文联副主席等职。代表作有《死水微澜》《暴风雨前》和《大波》。

## 半路上车，他给卢作孚当厂长

“作孚，这里跟近在咫尺、人气鼎沸的朝天门相比，显得沉寂、荒芜，你咋个把厂址选在这里？”比卢作孚长两岁的李劫人问。

“老懒，你问得好。”卢作孚笑答。老懒是李劫人的笔名，卢作孚跟他在成都的报社共事时，是保路运动的战友、好友，“确实，这青草坝方圆不过两里地，既无楼堂馆所，亦无风景名胜。可我和第一任厂长陶建中就是看上了这个地方，图的就是它位于长江、嘉陵江的两江交汇处，方便轮船停泊。这里挨临朝天门大码头，是重庆城的天然门户。依山傍水、河滩开阔，很便于修船、造船。”

“是恁个的嗦！”

“这青草坝挨山，如是战事打到重庆，我们还可以挖些个能够容纳上千人的山洞，既能防空袭，又不停产。”

“作孚，你想得还远。”

“劫人老兄，这个厂来之不易，建厂之初只有4台车床10多名职工。现今，已经有近300名职工了，机器也增加到了40多台，你这个厂长的功劳不小。”

“我是半路上车，拣了个落地桃子。呃，你咋想到要挖山洞？”

“三年前，我带考察团游历东北，眼见日本人在东北之所作为，才憬然于日本人之处心积虑，才对‘处心积虑’这话有了深刻的解释，才知所谓东北问题者十分紧迫。日本人侵我中华的野心实在太大，国人还懵然未知。”

李劫人点头：“作孚，为兄佩服你的远虑。唉，我们现今这个战乱不止的国家，老火啊！”

卢作孚说：“是老火。根本有为是需要办法，是需要整个国家的办法，是需要深谋远虑的长时间不断的办法……”

二人说着，去下游船坞慰问了正忙碌维修轮船的工人们。又到厂区挨个巡视了车间和设计室，对员工一一问候。两人都振奋，希望设计室的年轻技师、技术人员勇于创新，设计制造出民生公司自己的轮船。

## 一心两用，他边当厂长边写作

二人进到厂长办公室里，办公室的人端来火盆送来茶水。熊熊炭火暖人、袅袅热茶暖心，两个老朋友的话更多。

卢作孚看那陈旧的办公木桌：“你看，我把你这个在《群报》《川报》当过总编的人，搞翻译、写作的人，弄来坐这个厂长位置，对不起呢，委屈你这个大才子了。”

李劫人说：“我得感谢你呢，我总不能老是关在那‘小巢’里啊，来看了你这番事业，大开了眼界。我哪里是屈啊，我是重庆乃至四川最大的民营机器厂的大厂长！”

卢作孚笑：“呃，劫人，你这个留洋镀金的归国文才，一定在写啥子吧？”

李劫人呷口茶水，答非所问：“作孚，你晓得天回镇不？”

“晓得，你哪个说起天回镇来？”

“那镇子寂寞，一潭死水。那蔡大嫂做的豆腐倒是好吃。”

卢作孚盯他笑：“哪个蔡大嫂啊？”

李劫人眯眼道：“人都喊她邓么姑。作孚老弟，我是时常在想她呢。”

卢作孚哈哈笑：“你老兄有趣，这个邓么姑一定生得好看！”

李劫人道：“好看，她敢做敢为敢爱敢恨。”

“劫人你……”卢作孚欲言又止，呵呵笑，“劫人兄，你给我说过，民生机器厂后山那栋茅屋里有对夫妇，户主钟么哥，他女人钟么嫂。”

李劫人也笑：“这个钟么嫂圆脸，皮肤黑红，身体结实，爱串门、管闲事，说话大声武气，还有点风流。”

卢作孚嘿嘿笑：“邓么姑，钟么嫂，劫人，你……”

李劫人哑笑：“作孚，我们不说么姑么嫂了。我给你说，那保路运动之大波时时激动我呢！”

卢作孚明白，他是在构思写作。

他俩在这长江之滨的厂长办公室说话，都没有想到，李劫人两三年之后就出版了《死水微澜》《暴风雨前》《大波》三部长篇小说，成为被郭沫若誉为“中国左拉”式的大作家；卢作孚日后会成为名留史册的大实业家。

## 坐镇指挥，他让巨轮起死回生

滚滚长江东流水，托载了无数的船只、人员往返，也吞噬了许多的船只、人员。这年的5月，英商太古公司的一艘千吨巨轮“万流”轮就在长江触礁沉没了。

李劫人跟随卢作孚赶到了长寿县柴盘子江段的沉船处。勘查静躺在河沙中的相当于半个足球场的206英尺的这艘巨轮。这艘巨轮沉没后，太古公司和保险行十分焦急，就在4个多月前，委托了权威的上海打捞公司打捞。上海打捞公司派员实地勘查后，发现轮船沉没在滩险流急的狭窄河道里，认为根本无打捞之可能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太古公司只好以5000元标价将其拍卖，却无一家公司应标。

卢作孚与李劫人厂长商定，派了民生机器厂的张干霆工程师和驾引人员前往查看，又亲自前往查看，认为有可能打捞。当即拍板，以5000元签约买下了这艘价值达60万白银的巨轮。之后，卢作孚、李劫人与大家一起制定了打捞方案。

前后经过两个月的打捞，1933年5月18日这天，轻装后的“万流”轮完全浮出水面，卢作孚搂着张干霆的肩头说：“干霆，谢谢你和大家！”

张干霆说：“卢总，有你和李厂长坐镇指挥，又亲自上阵，它敢不上来！”

李劫人道：“此事要是其他公司来做，结果就难说。”

这艘轮船被拖回青草坝的民生机器厂大修，激情的厂长李劫人带领职工自主设计、昼夜施工，将这庞然大物拦腰截断，把船加长到220英尺，加大了马力，增加了载重量，使其成为了川江上的旗舰。日后，李劫人在他的《自传》里写道：“这件事震动了船业界，尤其震惊了外国人。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办不到的事，民生公司办到了。太古公司十分震怒，日本人也专门派人到民生机器厂刺探情况。谁也搞不清中国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领。”

弹丸之地的青草坝从此更不可小觑。

“万流”轮的起死回生，创造了修造船史上的奇迹。为纪念这大快人心之事，卢作孚将修葺一新的“万流”轮改名为“民权”轮。民生公司的庞大船队里又多了一艘往返长江的巨轮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副主席)

未经授权，请勿转载。



《峡江舟船》王雨作